

平凡亦能绽放光彩

■ 信息学院 尹刘玲

听,是谁在呐喊,矗立山林翠草旁,看,是谁在摆动烂漫,漫天飞舞,哦,是谁散发一缕清香,沁人心脾;噢,原来是平凡,它不具光芒,亦能闪耀!

就好好吧,那身在低处,却留名青史的卫青,那官女出身,选择出塞联姻的昭君,那无所畏惧,航迹远渡的郑和……这些都是出身平凡却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印记的人。

纵观诗史吧,有这样一位人物,他仅在彭泽曾且令八十余天使选择归隐山林,系带采菊,荷锄归,世人称菊乃“花中君子”,我便称渊明乃“人中之龙”。他淡泊名利,出淤泥而不

染,归隐林间,可偏僻就是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创造了文学史上的一座文学丰碑,成为了浩瀚星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如今存留在人们心中的仍是那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图,在朗润园身上我看到了平凡亦能绽放光彩。

着眼生活中,也有着许许多多平凡的人坚守自己的岗位,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奉献了年华。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沈宏,就是一个贫困地区的村官,可能很多人都头次听到这个不起眼的字眼,他从未抱怨自己被调到了这样苦不堪言的地区当村官,

在他身上展现的只有积极乐观,一生只为老百姓谋利,带领百姓们脱困,多少个日夜夜在一张坑洼不平的办公桌上写着对山区的规划,带领老百姓脱贫的因素需要一笔巨款来资助项目的推行,他碰过鼻子灰,也吃过闭门羹,奶奶从不灰心,正是因为他这种坚持不懈得到了一个老总的赏识,投资了他的脱困项目。后来,全村的生活状况都得到了改善,解决了温饱问题。一个平凡的村官坚定自己的目标,改变了这个贫困地区的精气面貌,体现了新一代的“螺丝钉”精神。

“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做沙子还是珍珠?其实再平凡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意义,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自然也截然不同。登泰山,众多的人看到的是历朝皇帝登山的道,称泰山御道,从而导致这道上人满为患,错过了旅行的意义,而不妨换个角度看看那泰山南麓的另一条登山路线,人虽少,风景却别样不凡。因此,我们不应忽视看似平凡的事物,从而与美好失之交臂。

——灯下漫笔

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 外国语学院 彭 蕙

豆腐切成丁,剥一小碗肉沫,下锅。待豆腐煮熟,放入适量食盐,少许生抽。最后撒上一把葱花,一道清香四溢的小葱豆腐汤就可引得饭桌上的一场小战斗了。

小时候,最幸福的就是老爷爷与老奶奶看的那天,因为就能吃到爷爷亲手做的红烧肉了,肥而不腻,甜辣可口,一口一块,嘎巴与心窝里满满的都是幸福。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一瞬间。

后来,老爷爷与奶奶相继离世,这些年,爷爷便不再做红烧肉了。今年暑假,我看完了舌尖上的中国里介绍的红烧肉,看完之后,便怂恿着弟弟去劝说爷爷,在我们不断地哀求下,爷爷最终缴械投降。

爷爷首先去市场上买了半斤新鲜的五花肉,温水洗净,切成两厘米左右的方块,姜片备用。然后将肉块放入适量清水,倒入切好的五花肉与适量料酒,大火煮开后,去掉浮沫,捞出备用。接着将锅微热,“一定要等锅热了再放油和肥,不然就会糊锅的”,爷爷看着我入神的样子提醒着我。此时除了对面艺精湛的爷爷的佩服以外,我满脑子里都是这一锅即将“变身”的红烧肉,似乎提前闻到了浓浓的香味,口水已经在嘴里汹涌。

锅热了之后,爷爷就加了适量植物油与白糖,小火慢炒至糖融化,从锅底冒出黄油来即可。再将五花肉与姜片倒入锅内,调至中火,快速翻炒,让每块肉都裹上金黄的糖色,接着加入适量酱油,翻炒后倒入适量开水,放入八角,盖上盖,开始煮。爷爷又多加了一些干红辣椒调味,然后继续控火,收汁。

等到最后上桌时,我迫不及待地拿着筷子吃了一块。肉又香又嫩,一口下去,汤汁瞬间充满口腔,味似彷彿灿烂的烟花绚烂绽放。还是小时候熟悉的味道,是的,这是童年的味道,爷爷奶奶看着我和弟弟眉开眼笑的样子,开心地笑了。现在回想那个午后,心里仍然暖暖的,有着那份红烧肉的味道。

开学以后,日常三餐变成了食堂的阿姨。很多时候,都很想家里的饭菜,相信很多人也都会有同感吧,离家越久,就越想家,越想吃家乡的饭菜。哪怕只是一道很简单的小菜,也会如山珍海味一般美味。

很喜欢一句话:“人生百味自山川湖海,却莫过于餐桌,厨房与爱”。这讲的是全天下母亲,为了家庭,日夜守在厨房为家人做饭,以前我很不解,为什么女人一定得在厨房做饭呢?直到离家后才觉得,原来在记忆深处对家乡的思恋就是对母亲做饭的思恋,就像我们常常会因为思恋而口欲炎,而走进有家乡特色的餐馆,同时也是一种传承,就像我妈妈做的饭菜有外公外婆的味道,现在我做的饭菜,也能在遥远思恋着家乡,思恋着我饭菜的味道。

“全天下的好女子和好男子,都应该在炊烟和砂锅前熨过,知道生活是一件严而且慷慨的事情,你的食物,养育着你的身心健康,它是什么样的,你就是什么样的”,这便是对平淡生活的爱。

“世上没有什么难事,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假象

外国语学院 蔡玉芹

我听见莹火虫歌唱
像四月清歌吓惊响
梅花抱上翅膀
站在冰凉月光上
郎马越过浪涛
驮着不老国王
长着你模样
带我去远方
天色微亮
不见鹿马
萤火天
梦一场

艺术鉴赏

摄影·艺术

雨巫山 杖断肠

——《北京法源寺》高耸庙堂,好一出人间戏场

■ 外国语学院 刘家豪

天公无语对枯棋!

这人间的事儿啊,你不看,它就没咯。看了,你便想起了自己,看见了天地,看见了芸芸众生。

无缘,戏残人未晓!只能勉强强的看到一些零散的电影片段,庆幸着,这孤注一掷的碎片边缘是吻合的。

戏一开场,谭嗣同的扮演者说了一句话:“我死于 1898 年 9 月 28 日。”

时间的迷雾在那一刻被导演沉吟轻轻撩开,鸿雀无声的观众席就这样被巧妙地塑造了历史现场。天公不作美,我作美(跟着张弛有度的演员,既而易举的重新回到了百余年前的晚晴,那一场以谭嗣同“为终结的戊戌变法)。

《北京法源寺》原作者康生,写了一本只有一结结实实男人大戏的书,整本书只出现了一个女性角色,还是一个坏女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碰上了一位女导演,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开篇第一刻我就是这么想的。直到刷剧,我才意识到,有些设计的可以让陨石闪亮光芒,让钻石体现价值——每一句台词都经过用心良苦的精雕细琢,是那种极尽繁复的繁复,恰到好处,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带着自己的本来面目,讲述自己内心的期盼与痛苦,悲欢与唯美。

他们明明是百余年前的人,他们的故事明明

在离你遥远的另一个披着腐烂而辉煌大衣的时代,可无论你对历史是否感兴趣,你会突然萌生一种了解。

对于这些已化为遥远的星辰在看着的人物,他们毫不风发,他们因困窘,他们机锋相对,这一次电光火石间的惊心动魄,并不让读者们,他们,还看到了自己,你可以说话或许不是一个擅讨好观众的导演,但這一定是个聪明,懂得引导观众的导演。

莫衷始扮演的慈禧太后,带有着似乎与生俱来的悲怆,这个人无论在哪一个故事情节承担了那个丑角的角色,坐在老佛爷身边的她仍然端着,指甲红润在舞台的灯光下也泛着冷青的光,可当她开口时你却突然然了,她也曾是一个活生生的,是有血有肉的人,她也曾为了维护那一片她深爱的大圆圈做出扶持。

周杰扮演的光绪帝并不似书中那么懦弱,他仍然是个“皇帝”,他仍然屈从于他的“亲爹爹”,但几句诙谐的调侃让他突破了行尸走肉般的历史模板有了血肉之躯,我看他的热血,他的抱负,他对于生天末命运的无奈和挣扎——自认的绝地反击,殊不知只不过是垂死挣扎!

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在短短不到三小时里,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思想交锋被完美复

益。

谁在历史中扬起鸿毛,谁在英勇的昂首殉道,那些被永远停驻在书本上的灵魂终于被重新解读,他们之伟大不在于崇奉,成功抑或失败,他们的伟大在于惨死一生,在纵然身死之后仍然燃烧的赤子之心。然而难得的是,在此如此精致的台词之下,每个人都被雕刻出充盈灵魂之下,登场戏却仍然保持着男人戏应有的悠悠大义,磅礴格局。

不言而喻,这是一场不同于任何话剧的大戏。无论格局之庞大,情抒之深厚,人物之深刻,审美之独树一帜。更或者是历史之厚重,生死之质询,穿越百余年的对国家之深沉,悲壮,但并不悲凉。

嗣同夜邀袁凯助光禄,光绪亲召有为二分别。清平调:愁衣裳花愁容/春风拂柳露华浓/若群玉山头见/会向天涯下/一枝红艳露凝霜/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得君王一笑/长恨帝王重/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来救世”,这或许就是那个被时代抛弃的他们所憧憬的。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 又可以浪迹天涯

■ 王婷娜

不要那么孤独,请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向着你想要的生活。愿你我带着最慷慨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流浪,忽晴忽雨的江湖,祝你有梦为马,随处可栖。

在学校的时候总想着毕业,憧憬着无限的自由,觉得自己只有挣脱了牢笼,才能成为一只雄鹰。后来呀,终于毕业了,生活的压力接踵而来,才意识到原来自己长大了,可以飞了。才意识到到以前的道路再难走,前面总有的你的父母把你一把,把你,只在你身后的自己,父母已在你的身后,得靠着自己渐渐丰盈的羽翼保护他们了。看吧,这就是成长的代价,这就是你的责任。

你没有了寒暑假,你毕业的第一天预示了你把青春的新锐和任性都要放下。你改变不了这

个社会,你必须改变自己,尝试着融入这个社会。

你抱怨过,迷茫过,绝望过,哭泣过,但是你没放弃过。

命运拼命不认命,我命由我不由天,那么,恭喜你,你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大了。今后,再大的困难又怎样?遇事你可以独当一面,你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了。

然后,你开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这时候你的目标是独立和安稳,那是为了生活的奔波。

清晨的阳光温柔抚摸大地的时候,那么美,你可能会有一瞬间的出神,回过神来,却赶紧挤上那人满为患的公交和地铁。也许你因匆忙忘记了早饭,也许拥挤的车厢让你呼吸都不顾

畅,也许那个和你一样的上班族上下车时不小心踩到了你的脚。

你开始心烦意乱,你看着微博上别人发的旅游开始发呆,你羡慕别人的生活方式,动不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你却还没有出去看过祖国的大好河山,你想象着自己以后要去哪里唱歌旅游,可是到站的声音却打断了你的思绪,你反而过来随着人潮涌向公司,然后开始了你新的一年的工作。

想象而已,何时才能去实现。

你有太多的心愿想实现,你有太多的美食想去品尝,你有太多的地方想去转转,你有太多的朋友想去看看,你有太多的话想要倾诉,你有太多的枷锁想要摆脱,你有太多的压力想要释

放,可是你却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有太多的无奈。

年少的时候觉得浪迹天涯是一件多么炫酷的事,你太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如今你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可是为了温饱,只能把自由换成了金钱。你有时候天马行空地在想,要是能够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该多好!你嘲笑自己的异想天开。

可是,请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他们生活和工作相结合,他们的肆意而洒脱,我们的生活这个社会是个大江湖,造就了许多的人才,太多的故事。

如果你有心,何不去观察下别人的生活,为自己选择今后的生活法。愿你我带着最慷慨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流浪。

南方不见白雪

■ 文法学院 许灵云

“白雪不过湘江畔,冷雨相见;雨窗和泪听管弦,意长曲短,知心不见雕梁燕,自来相叹,东风不管闺中怨,落花遍地。”虽忍着泪水,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向来对北方的雪极为痴情的我,今年是第一次与雪离别,说来倒也悲凉,只因南方不见白雪……

是,我终究没有能耐阻止泪水的倔强,我哭了,在南方冬季的风里,我独自坐在冰冷的长木凳上,抬起头望着暗灰的灯光在枯黄的叶子上,亦有些许的光亮从叶缝间透了出来,树影投射在我的脸上,我紧了紧单薄的衣服,低下了头,手缩着瑟瑟,想起了前不谙世事的时候经常被爷爷抱在怀里,爷爷呵呵地现出了细小的皱纹。北方的冬季是有温度的,正值中午时分,天空倒也晴朗起来,颇有特色,最冷的时光便是躺在爷爷怀里,晒着阳光,猫儿梳理着黑色的毛,懒洋洋地睡着,在……每想起,仿佛月静好。

如今,南方不见白雪,亦无阳光,我终究是念家了。

我不敢去想今后的日子,总觉得当一个人孤单时,便是心灵的茫然。我揉着眼角,禁不住抽泣,接下来一个人的出现让我遇见了一颗温润如玉的心。

“你,还好吧?”她关切的语气倾从口出,我没有开口,只有满满的警惕,我来到陌生的环境后,便从未放下质疑。“你怎么哭了?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吗?”我听到她一串的关怀,放下了些警惕,看着她说:“我想北方的雪了……”

“她眼中忽现神采,坐下来便说:“哦?听说北方的雪很美,我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你能给我讲讲北方的雪吗?”我就像逃了一根救命稻草,自豪地说:“北方的雪很美,纯洁,当红梅含苞待放的那一刻,雪便是她最美的嫁衣……”说完这些,我看到她微微地笑了,这一笑便似被雪覆盖的梅,娴静从容。

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真美,我真羡慕每一个可以心存美好与思念的人,这样的人当是美好之人,正如你手中的白雪,你来到远方成了异客乡,心中总归有些些故乡的执念,这是你对如今境遇归属感的表达。其实很多时候,人是要自己成自己的。”说完后,她笑了笑,抚摸了下我的头,便转身消失在了灯火之处。我坐在局促,嘴角抽动着,想说声再见,却终究没有张口,风依然在猛烈着,我摘了片最是暗合心意的叶子,将其夹在了宋词里,代表着她曾来过的痕迹。

南方无白雪,心中有白雪,处处可白雪。

收吓

■ 文法学院 余 凡

“娃子哟,回来喽……娃子耶,俺们回家哟……”

摩托车轰轰的马达声还是一样的噪音,我无力地趴在骑着摩托的父亲背上,用他算计的毛衣捂住我的一只耳朵,母亲在后座紧紧地拽住我,夜太黑了,我只能眯着眼看到那钩反射着几缕月光似乎流动起来的耳环,耳环还有那掺杂在夜声里母亲温柔的呼唤声:“娃子耶,回来喽……”

我多么也记得那天是我的生日,如往日一般,我又发了高烧,避免不了,有人说这是个是个。

问承志的医生,医生说娃子抵抗能力差,又加上这天大起春,容易感冒,可西村的姥姥又说:我恐怕是见着不干净的风受了寒,吓着我母亲;你带着娃去西村算命的屋子里面收吓。

收吓是村里老人流传下来的,据说只是让那算命的摸一摸,高烧必退。

母亲不信,但做了。父亲也信了。

那天承志小心地把我扶进老人房间光线暗淡的土砖房子里,见到老人,父亲的眼睛里瞬时燃起了一丝光亮。

“老人家,你看,我这娃儿吃药也不管用……”

老人寡言,用黑布包着硬扣儿和白米,在我的身体周围划来划去,原来磨刀不误砍柴工,“收吓”的“吓”与“磨”同音,传来传去混在了一起,都以为老人是瞎子。

一切都是悄悄的,尽管老人口中念着几乎不见——或许是给菩萨的咒语,父亲和母亲沉沉地在一旁坐着,不敢作出一点儿声响。记忆变得模糊,我大概是睡过去了。

再当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变暗了,我虚弱得连睁开眼都困难,只听见老人在叫嚷:“天黑了,回去的路上喊一喊,别闷着不作声,娃儿魂小,容易吓着。”

上了摩托,母亲已经在后座紧紧地拽着我了,不知道是冷风吹的还是急的,母亲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随着摩托马达声的响起,母亲的声音也开始无助的呼喊着,这时,趁着沿路掉落“叶子”的白杨树不再响,等它们种的田地里的虫和蛙不再响,滤过世间万万千种声音,母亲那无助的呼喊直直刻在了我的心底。

后来,白杨树长了叶又落了叶,田里的稻子种了又割,割了又种。西村的屋子也早就不在了,起初几个老人唠叨着没把妻子的法术学下来可借了,但唠叨着唠叨着就忘了,不再提起了。

再过生日时,我离家远去,也早已摆开了村里人送的“咒”。母亲打电话来,电话里头的她心事满满欲言又止,但最后只说了一句“生日快乐”。可电话一断,那“嘟”的一声——

不知倦倦的马达声又开始响起,一个温柔无助的声音搭在马达声里头,渴望地呼喊我,使我不敢远去。

“娃子哟,回来喽……娃子耶,俺们回家去哟……”